

JINDAI HANYU YUQICI

近代汉语语气词

——汉语语气词的历史考察

孙锡信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汉语语气词: 汉语语气词的历史考察 / 孙锡倍著.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9.3
ISBN 7-80126-356-1/H·77

I. 近… II. 孙… III. 汉语-助词-研究-近代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4526 号

JINDAI HANYU YUQICI

近代汉语语气词

*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6.75印张 175千字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0.2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序	张 斌
§ 1 引论	(1)
1.1 汉语表达语气的手段和语气词的界定	(1)
1.2 汉语语气词发展历史鸟瞰	(4)
1.2.1 先秦两汉时期的常用语气词	(4)
(1)“也”和“矣”	(7)
(2)“耳”和“尔”	(11)
(3)“焉”和“已”	(12)
(4)“乎”和“哉”	(15)
(5)“邪(耶)”和“欤(与)”	(17)
(6)“者”和“夫”	(20)
1.2.2 魏晋南北朝时期语气词使用概况	(24)
(1)文言语气词沿用中表现出新陈代谢的趋势	(24)
(2)文言语气词承用中形成较为明晰的分工	(33)
1.2.3 近代汉语语气词的新面貌	(38)
(1)文言语气词使用的定型化	(38)
(2)新兴语气词的产生和运用	(39)
§ 2 唐五代语气词的更迭	(41)
2.1 问题的提出	(41)
2.2 文言语气词的承传和变例	(42)
2.3 唐五代时期的新兴语气词	(48)
2.3.1 後	(48)

2.3.2	无、摩	(50)
2.3.3	辇、裹	(61)
2.3.4	了	(77)
2.3.5	者、着	(84)
2.3.6	在	(87)
§ 3	宋元时期语气词的发展	(93)
3.1	承前使用的语气词发生的变化	(93)
3.1.1	文言语气词的使用日益衰减	(95)
3.1.2	唐五代新兴语气词沿用中的变化	(102)
	(1)无、麼、末、嘛	(102)
	(2)裹、里、哩	(107)
	(3)後、好	(113)
	(4)者、着	(116)
3.2	宋元时期新产生的语气词	(120)
3.2.1	呵、阿	(120)
3.2.2	哑、呀、嘅	(124)
3.2.3	哪、刺、喇	(125)
3.2.4	咱、则箇	(127)
3.2.5	休、罢、波	(133)
3.2.6	些、沙、叻	(140)
3.2.7	的	(144)
3.2.8	去来	(147)
3.2.9	也么哥	(149)
3.2.10	罗、啰、咿	(149)
3.2.11	咳	(150)
§ 4	明清时期语气词的沿革	(152)
4.1	沿用语气词的绪余	(152)
4.1.1	无、也无	(153)
4.1.2	咱、则个	(153)

4.1.3	休、些	(154)
4.1.4	者、着	(157)
4.2	沿用语气词的字形规范	(158)
4.2.1	麼、吗	(158)
4.2.2	罢、吧	(163)
4.2.3	波、啵	(164)
4.2.4	耶、哑、呀	(165)
4.2.5	那、呐、哪	(169)
4.2.6	呵、阿、啊、哇	(172)
4.2.7	哩、咧、呢	(175)
4.2.8	罗、咯、啰	(177)
4.2.9	了、啦	(178)
4.3	新生的合音语气词和语气词的系统化	(179)
4.3.1	合音语气词：啻、喽、欸、啵	(179)
4.3.2	语气词的系统化	(182)
4.4	语气短语词	(185)
4.4.1	不成	(185)
4.4.2	罢了、罢咧	(186)
4.4.3	来着	(188)
4.4.4	着哩、着呢	(190)
4.4.5	便了、就是、就是了	(192)
4.4.6	不是	(193)

参考文献	(196)
------------	-------

主要引书目	(200)
-------------	-------

后 记	(204)
-----------	-------

§ 1 引 论

1.1 汉语表达语气的手段和语气词的界定

什么叫语气？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弄清语气的作用是什么。语言有表意功能，不同的句子表示不同的意思，首先是凭借具有不同语义的词，例如“我来”和“我不来”，一表肯定，一表否定，意义的差别在于后句使用了表示否定的“不”，这种语意上的差别不是语气。语言还有传情的功能，同样一句话用不同的语调说出来，意思和作用不一样，如：

(1)我来。

(2)我来？

(1)是一般的叙述，句末呈降调。(2)是提出疑问或反问，句末呈升调。这两个句子的差别是通过语调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语调表达了说话人不同的情绪，在交际中起了不同的作用，这不同的情绪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气。因此我们可以说(1)表示了陈述的语气，(2)表示了疑问或反问的语气。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认识：

A. 语气是表示语句的不同作用，适用于不同的交际目的的情绪表现；

B. 语气是附着于整个句子的；

C. 语气是一种语法范畴，不同的语气可以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

语调是表示语气的一种手段，除了语调以外，汉语中还有其他的表示语气的手段，请看下面一组句子：

(1)我来？

(2)我来吗?

(3)难道我来?

(4)难道我来吗?

这四个句子都可以表示反问,(1)用语调表示,(2)用句末的疑问语气词“吗”表示,(3)用表示反诘的副词“难道”表示,(4)同时使用“难道”和“吗”来表示。可见语气词和副词也可以表示语气。不过从比较中也可知语气词和副词如果不用,只要句子带上反问的语调,就带上反问的语气,从这一点可以说语调是表示语气的主要手段,也是不可缺少的手段。但另一方面,如果句子用上语气词或表示语气的副词,语气就更加明朗,何况语调表达的语气非常有限,难以传达出说话人细致入微的情绪,例如:“你说了。”“你说呢?”“你说吧!”“你说吗?”“你说呀!”这些丰富的情绪绝不是仅仅凭借语调就能表现的。

既然句末的语气词和某些句中(或句首)的副词都可表示语气,为何不归并为一类?语气词如何界定?

我们先来看看几家有代表性的论著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传统语法论著中将语气词称为助词(助字),对这类词唐代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早有论述:

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柳河东集》卷34)

柳氏所说“助字”仅限句末使用表达疑决语气的词。《马氏文通》继承了这种处理方式,马氏说:

凡虚字以结煞实字与句读者,曰“助字”。《文心雕龙·章句》云:“‘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送末者,即结煞实字与句读之谓也。故古人谓助字为语已之辞,所以别于连字为句端之辞也。

.....

字以达意。意之实处,自有动静诸字写之。其虚处,

若语气之轻重,口吻之疑似,动静之字无是也,则惟有助字传之。(《马氏文通》卷9)

马氏将助字分为“传信”“传疑”两大类,与柳宗元的“决辞”“疑辞”相仿,归为“助字”的均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表示某种语气,一是用于句末。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扩大了语气词的范围,除句末语气词外,还包括句中表示语气的某些词,其书云:

句末的疑问语气词是主要的疑问语气词。句中(有时在句首)的疑问语气词,白话最常用的是“可”和“难道”。(《中国文法要略》16.53)

文言里有一个常用的祈使语气词,“其”,不用在句末,用在句中。(同上 17.18)

句首用“唯”字,也有这种作用。(同上 17.19)

但是句中、句首表示语气的词不只是上述几个,如表示测度语气的“别是”“莫非”“不要是”“大概”“约摸”“只怕”,文言中的“得无”、“无乃”、“将无”之类,作者称之为“测度之词”,似乎并不归属于语气词一类。

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二书中列有“语气词”和“语气末品”二节,语气词专指句末语气词,而在句首、句中中表示语气的词如“难道”“索性”“简直”“偏”“倒”“竟”等归为一类,名之“语气末品”,并说明“本身也就是副词的性质”,因此“该是一种语气副词”。这两类词的区别完全取决于位置,“副词的位置在谓词之前,语气词的位置在一句之末”。(见《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第23节)

我们同意王氏对于语气词的界定方法,即将语气词限于指句末语气词,不过所谓“句末”可以是全句末,也可以是分句末。这种方法有两个好处:

1. 便于对语气词的辨识和归类;
2. 避免语气词和副词分类上的纠缠。(有些副词有多种意义、

用法,表示语气仅是其中之一,如“也”“都”“还”“又”“就”等,如果从表示语气角度将它们归入语气词,就得一分为二;这些副词还可连接分句起连词作用,如果再归入连词,就得一分为三。这种繁复的分类是不必要的)

语气词是用来表达某种情绪的,比如“我吃了三碗呢!”用“呢”的地方也可用“啦”,但“啦”明显比“呢”更带有夸张的情绪。情绪的表达借助于语音,因此语气词有许多带有标音的性质。一个语气词经历一段时间以后或在不同的地域可能产生语音上的变化,书面上写成不同的汉字,这就带来求证不同形式的词的同一性的问题。这是个别语气词的界定问题。

说汉语的人除了在句末用语气词外,有时也习惯性地用某种词语形式表达某种语气,这时该词语形式如“不成”“不是”“就是”之类也类同于专职的语气词,我们将这类形式称为“语气短语词”,适当作些介绍。

1.2 汉语语气词发展历史鸟瞰

汉语从有文字记载时算起,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中汉语的各个词类和各种句法结构都经历了产生、发展的过程,语气词也不例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语语气词的面貌是不一样的。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将汉语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现代四个时期。上古时期指先秦两汉时期,中古时期指魏晋南北朝时期,近代时期指唐至清初的时期,现代时期则指清中叶以后直至现在的时期。近代汉语从唐代(公元7世纪)至清初(公元18世纪)前后1200年,是个相当长的时段,要对语气词的面貌作仔细的描写,必须在近代时期内作细致的分期。因此我们又将近代汉语划分为唐五代、宋元和明清三段。其中明清一段,由于所论问题的延续性,必须引用清中叶以后的语料,因此间有突破“近代”时限的情况,特在此作一交代。

1.2.1 先秦两汉时期的常用语气词

人说话多少总带有某种情绪,而汉语中语气词的主要作用就是表达一定的情绪,所以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从有汉语开始就应该有语气词。但另一方面,情绪的表达又不一定非仰赖语气词不可,没有语气词的语句也可以表达出某种语气。因此汉语的语气词究竟何时产生,依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汉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甲骨文虽然简约,但已具备名、动、形、数、量、代、副、介、连各类词,其中一些副词明显带有语气,如“不”“弗”表示否定语气,“其”表示委婉、测度语气,“允”“东土”表示肯定语气,“佳(唯)”、“曷”表示强调语气。有的学者把这些词称为语气词如陈梦家(1956)、裘锡圭(1979)、李圃(1995)。从广义角度说,只要是表示语气的都可以归入语气词,但如从 1.1 关于语气词的界定考虑,语气词只限于句末表达语气的词,那么上述甲骨文中那些表示语气的词则应归入副词一类。如此,则可以说甲骨文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语气词。陈氏曾举武丁晚期的卜辞,说明“偶有在句末安置语气词的”,如:

丁未卜扶,出咸戊,罔戊乎? 丁未卜扶,出咸戊牛不?

(《殷契粹编》425)

郭沫若在《殷契粹编》中考释云:“案此二辞,一缀以乎,一缀以不,盖均表示疑问之语词,不者否也。”我们认为“不”是否定副词,用于句末构成反复问句,“不”兼带疑问语气是问句的语调造成的,因此还难以看作纯粹的语气词^①。“乎”字在甲骨文中常见,多用于句中,现多释为“呼”(见王宇信、杨升南、聂玉海主编《甲骨文精萃选读》),这个“乎”未必是后代所用的语气词“乎”。又武乙文丁时一则卜辞中“才”很像“哉”:

沚或伐召方,受又才!(《殷契拾掇》450)

“才”在甲骨文中作动词用,表示存在、出现义,应作“在”,是否借用来作语气词,难以确证。总之目前还难以举出甲骨文中类似后世

^① 甲骨文中的“不”能否用于句末构成反复问句,现尚有争议,详见后文 2.3.2。

句末语气词的例证。

可以肯定的是西周时,汉语中已开始出现一些语气词。如《尚书·商书·盘庚》已见“哉”的运用: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

《诗经》中《大雅》多为西周作品,也屡见“哉”字:

迺求厥宁,迺观厥成。文王烝哉! (《诗·大雅·文王有声》)

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同上)

“矣”、“也”也见于《大雅》:

鸟乃去矣,后稷呱矣。 (《诗·大雅·生民》)

伴奭尔游矣,优游尔休矣。 (《诗·大雅·卷阿》)

辞之辑矣,民之给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同上《板》)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同上《抑》)

西周时运用的语气词还有“兮”、“而”、“与”等,例如:

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 (《诗·大雅·桑柔》)

予其惩而!毖后患。 (《诗·周颂·小毖》)

猗与那与!置我鞀鼓。 (《诗·商颂·那》)

总的看来,西周时语气词数量不多,使用不频,多半表示感叹语气。到春秋战国以后各类语气词数量大增,表示的语气很丰富,表判断、表叙述、表疑问、表反诘、表感叹、表祈使等,可以说表示各种语气的语气词体系已相当完备。这一套语气词在文言中沿用了二千多年,虽然随着语言的发展,大部分文言的语气词已趋衰亡,但其中常用的几个至今在仿古的文言中也未绝迹。

这里我们不算全面铺叙先秦两汉时期的语气词,只就对后世影响较大、沿用较久的常用语气词作一简介。

(1)“也”和“矣”

“也”和“矣”是历代文言中使用最频繁的两个语气词,使用的时限较之其他语气词也最长。这两个语气词的使用在先秦两汉时期有基本的分工。《马氏文通》说:

“也”字所以助论断之辞气,“矣”字惟以助叙说之辞气。

故凡句意之为当然者,“也”字结之;已然者,“矣”字结之。所谓当然者,决是非,断可否耳;所谓已然者,陈其事,必其效而已。

马氏对“也”“矣”的解说,就其基本语法意义而言是正确的,即通常用“也”表示判断,用“矣”表示事态的变化或完成。《淮南子·说林训》正是着眼于“也”“矣”用法的差别,故云:“‘也’之与‘矣’,相去千里。”请看用例:

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论语·先进》)

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此三例中前一分句末用“矣”表示一种变化的情况(这种情况到说话时已产生或完成),后一分句末用“也”表示一个论断。如果用现代汉语语气词类比,“矣”近似于现代的“了”,“也”近似于现代的“的”。说“近似”并不意味着“等同”,因为“了”“的”并非来源于“矣”“也”,再说古文中的“矣”“也”并非全部能对译为“了”“的”。

“也”的用法很多,最主要的是以下几种:

(1)表示判断、论断。即判断是什么,不是什么,应如何,不应如何。例如:

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战国策·魏策》)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还可用于判断事情的原因、结果：

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2)表示解释、说明。事情的缘由可以判断、推论，也可以是解释、说明，“也”就常用于说明原因的分句中，如果表示原因的分句在前，“也”就用于此分句末；如果表示原因的分句在后，“也”仍用于此分句末。例如：

赵王、成安君陈余，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陘口，号称二十万。（《史记·淮阴侯列传》）

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庄子·养生主》）

(3)表示提顿、列举。“也”可用于句中停顿处，一种是用于主语后面，表示语音的停顿，同时也起强调主语的作用。例如：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

回也，非助我者也。（《论语·先进》）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论语·阳货》）

一种是用于偏正化的主谓结构后面。例如：

夫子之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学而》）

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战国策·楚策》）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墨子·尚贤中》）

一种是用于一般的分句（主谓结构、动宾结构等）后面，在句中起顿宕、提示作用。例如：

君将有问也，史黯何以得为君子？（《左传·哀公二十年》）

听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大戴礼记·曾子立事》）

需要提顿的如果是并列的几项，就成为列举，这时可以同时运用几个“也”字。例如：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逍遥游》）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礼记·中庸》）

(4)表示祈使、感叹。“也”用于一般陈述句时语气还不十分强烈，但如用于祈使句、感叹句则可表达强烈语气。表祈使命令的如：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平原君曰：“愿卿之论从也。”（《战国策·赵策》）

表示感叹的如：

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庄子·养生主》）

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史记·汲郑列传》）

(5)表示反诘、疑问。一个论断可以用直陈语气加以表达，也可以用反诘语气加以表达，比如说“他是坏人！”也可以用反问句表达类似的意思：“他是好人？”语气词“也”用于反问句、疑问句就可以带上反诘、疑问的语气。《经传释词》曰：“也，犹邪也，欤也，乎也。”例如：

叔兮伯兮，何多日也？（《诗·邶风·旄丘》）

何为不去也？（《礼记·檀弓上》）

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国语·周语》）

“也”的用途比较广泛，表达的语气往往随语境、语意而发生变化，但毕竟有主次之分。上述五类用法中前三类是“也”的主要用法，后二类是“也”的次要用法，而且随着文言的传承习用，长时期内“也”字基本上用于陈述句中，较少用于疑问、祈使、感叹句中。

与“也”相比，“矣”的用法比较单纯。“矣”只用于陈述句中，不用于疑问、祈使、感叹句里。在陈述句中，“矣”和“也”的作用也不同，二者的区别是“矣”表示动态，而“也”表示静态；“矣”表示“已然”“将然”，而“也”表示“当然”。总之，用“矣”意味着有新的发展变化的情况。这种情况可以是“已然”的，即已经发生的。例如：

吾知所过矣，将改之。（《左传·宣公二年》）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
硎。（《庄子·养生主》）

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孟子·公孙丑上》）

也可以是“将然”的，即将要发生的新情况。例如：

燕，则吾请以从矣。（《战国策·赵策》）

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志·
诸葛亮传》）

“矣”不仅用于动词谓语后面，还可用于形容词谓语后面，表示产生某种状况。如：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

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左传·僖公三十年》）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
（《史记·项羽本纪赞》）

一般情况下，“矣”和“也”用途不同，互不相混；但偶
而“矣”也可用如“也”。一种是表示提顿的“也”，有时可
用“矣”字，如：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诗·小雅·车攻》）

王引之说：“‘允矣’与‘允也’同。”又如：

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

王引之说：“‘其为仁矣’即‘其为仁也’，‘也’‘矣’一声之转，故‘也’可训为‘矣’，‘矣’亦可训为‘也’。”还有一种是表示判断的“也”，有时也可换用“矣”。如：

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礼记·乐记》）

王引之说：“‘备矣’与‘备也’同。”《史记·乐书》正作“备也”。裴驥《集解》引王肃曰：“包容浸润，行化皆然，故曰‘备也’。”应该说明的是“矣”串用为“也”的情况，在古籍中是罕见的，恐怕正因为这种串用不合常例，所以《史记》将《礼记·乐记》的“备矣”改为“备也”。

（2）“耳”和“尔”

“耳”的用法比较单纯。顾炎武《日知录》说：“而已为耳。”《经传释词》说：“耳，犹而已也。”《助字辨略》称之为“语已辞”。《马氏文通》说：“‘耳’与‘矣’同义，有止此之解。”杨树达《高等国文法》引《魏志·崔琰传》云：“太祖怒曰：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杨氏加按语说：“‘耳’为仅可而未足之词，故曹公谓非佳语也。”几种说法相近，均指出“耳”相当于“而已”，有“不过如此”的语气，这种语气同现代的“罢了”近似。例如：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孟子·梁惠王上》）

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战国策·齐策》）

诸将易得耳，至如侯者，国士无双。（《史记·淮阴侯列传》）

朔（东方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汉书·东方朔传》）

有时用“耳”不带“止此而已”的意思，而只表示肯定、强调的语气，这种用法在后代有继承并扩大运用范围的趋势，因此值得一提。例如：

昔甘茂之孙甘罗，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孙。（《史记·

樗里子甘茂列传》)

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史记·魏公子列传》)

“尔”的用法及所表示的语气与“耳”有同有异。相同的是:(1)
“尔”也可表示“不过如此”的语气,相当于“而已”。例如:

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

其国亡矣,徒葬于齐尔。(《公羊传·庄公四年》)

不崇朝而偏雨天下者,唯太山尔。(《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

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时,年五岁尔。(《史记·外戚世家》)

(2)“尔”也可表示肯定、强调的语气,相当于今之略带夸张语气的“呢”。例如:

君若用臣之谋,则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尔!(《公羊传·僖公二年》)

庄王围宋,军有七日之粮尔。尽此不胜,将去而归尔。(《公羊传·宣公十五年》)

不同的是“耳”不用于疑问句,而“尔”可用于疑问句,表示特指问,句中有疑问代词与句末的“尔”呼应。例如:

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公羊传·隐公元年》)

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公羊传·隐公二年》)

远国至矣,则中国曷当独言齐宋至尔?大国言齐宋,远国言江黄,则以其余为莫敢不至也。(《公羊传·僖公二年》)

(3)“焉”和“已”

“焉”和“已”都用于陈述句,表示陈述和肯定的语气。《玉篇》曰:“焉,语已之词也。常语也。”颜师古注《汉书·宣帝纪》曰:“已,语终辞也。”说明这两个语气词用于句末表示一句话的终结,带有决定、肯定的语气,其作用与“矣”近似,所以为加强肯定语气时,可